

與扶輪結緣四十載

林華新(Ricardo Lin)(台北東區扶輪社)(2008年)

國際扶輪 345 地區 1984-1985 年度總監



踏進扶輪之門

有長進的智者勸人向前看，筆者乃是「愚公」，所述僅供茶餘飯後的開心果。既不敢誇言令人「溫故而知新」，更不足「為訓」。

昔王維絕句：「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簡簡潔潔十個字，對世態人生的走向，解答得淋漓盡致。沉思推敲，餘味無窮。執筆時閑居於夏島山上，望著山下，海天一色，益覺「白雲無盡時」意味深遠，世事與人情恰似飄飄萬變而去的白雲！

東區扶輪社於一九六四年創社，迄今四十餘載，筆者參加創社即任秘書，一九七〇年（第六屆）任社長，一九八四--八五年任總監不覺也已二十餘年。全部花費在社裡的總額，足購買高級洋房一棟以藏嬌。

避疫家居，整理過去文稿、相片、錄影帶、獎狀、紀念品等，留之無用，棄之可惜。理應棄之「但去莫復問」，又於心不忍。翻開二十餘年前當總監時之十二月報，閱後緊抱吻之良久。時年已六十，在例行公事之餘，竟尚有精力編寫中英文月報，且始終保持自己文筆風格與謹慎謙虛，未露絲毫競選勝利者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臭味。如何做到？似乎非我本來面貌，迄今猶未解。且於那年一路走來始終保持謹言慎行。雖然曾被「老前輩」訓示警告：「當了總監後，不要陰魂不散！」我也謹守「沉默是金」的圭臬。這幾位長者均已西歸多年，應也是另類徹底的「沉默是金」吧！頗費解。但筆者等了二十幾年，至今天始翻出被罵不要「陰魂不散」之舊事，諸位在天之靈理可諒解吧！

扶輪世界裡學作君子

自問非聖賢也非君子，只是在扶輪世界裡學做君子而已，至於學習成績如何？豈可「老王賣瓜」？

拙見以為：地區裡不是立法院，不重口水與「能見度」，而重品德、服務熱忱與處事能力，代表本區全體社友的「社格」。東區一九八二年爭取參選地區總監之舉，當初只不過是不平之鳴而已，並非立法院之惡質文化。然我競選失敗，眾人多認為乃當年扶輪惡質文化的果實。遂至翌年東區全體再度呼喊競選時，竟乏對手。

一九八三年會裡終於宣佈我當選後，台下會眾全體竟起立以掌聲鼓勵且狂呼，使東區全體社友愕然相望。我也在台上呆站多時，激動得無法張口。終於我在台上說：「我在台下那邊走到這台上，是條多麼漫長又顛簸的路。感謝各位的支持與期待！我與東區同仁們將會盡心盡力為各位服務，絕不辜負各位的期望。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的責任，謝謝！」

步下台時已熱淚盈眶，看不到觀眾與台階，也無人扶我下台。此乃一生中最短也最感人的演講。前後隆烈的掌聲比我演講的時間還久。首批擁上來安慰及道賀的是來自香港的社友，有位社嫂更以手帕頻頻為我拭淚，雖同屬三四五地區，可惜他們無選舉權，縱然帶著多少「無奈」心情而來，畢竟帶著滿腔興奮而歸。

讓我重複自問：我不是賢人也非本性風雅之士，只是在扶輪社裡學作君子而已。倒也確是時代的偶然。這些藍天白雲飄過去了，但沒有忘記我當年也有愁雲滿佈、風風雨雨的日子。「但去莫復問」！只有感恩，只有惜緣。

回想當年，雖然第一次競逐總監失敗，但是後來在我總監任內的作業活動卻是有正面影響。記得在關鍵時刻：提名作業在年會中進行，東區主腦人物黃美雄（PP Building）與蔡崇文（PP Plywood）緊急會商，據云對方要勸我退選並保證明年獲提名，我還是堅稱：「要投票選舉，沒有轉圜的餘地。」結果雖敗猶榮，也開啟翌年順利榮譽登台的契機。是年人際關係變好，推動各項會議與活動均能順水推舟，風調雨順；連當年的反對者也變成熱心的幹部。從此以後台灣地區總監上台要排隊輪流的制度惡習蕩然無存，也不復聞投票競選之事。以後新設立的三五二〇地區新秀輩出，人才上下更如行雲流水、千姿百態。理應讓我有點「苦勞」，敬我一杯不應是過分吧？

三次陳情爭取參選權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東區社再致地區李總監傳滄先生公函，節錄如下：「……章程規定，任何一區可由各社出席選舉代表在區年會經表決大多數通過，得成立區總監提名委員會，辦理提名事宜，唯在最近舉行之區年會未聞成立，尚請 李總監等該委員會合法成立後再辦理提名事宜……。」並附東區提名人之履歷表，此乃第三次陳情。然經三個月後，李總監和他的智囊們仍堅持不選舉：「維持傳統友誼」之安排產生。又於一九八一年二月二日函三四五地區各扶輪社：「……選出台北西區扶輪社李超然前社長為一九八二—八三年總監提名人。先前已提出之候選人如有異議可於二月十八日前提出，收件截止時間以郵戳為憑。」

同日李傳滄總監覆西區函：「……區總監提名候選人或其代理人，為取得提名而採取之任何競選活動不予准許，敬請查照。」署名為「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席：李傳滄」。

上述公文節錄自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出版之西區社社刊《龍山》。

用兩頁全版刊出：總監之資格、責任、選舉及提名人資格與候選人之活動。均引用中文程序手冊，洋洋萬言！

在一九八〇年代，西區社在社會上與扶輪社裡的影響力是遠遠超過東區社。姑且不談財力，當年西區社長乃名人許敏惠，他也是該年度年會副主委。

為了站穩超然與實事求是的立場，我既不採用東區社刊主導，也不採用郭家盛前社長主導的西北區社刊，且看北區社刊《圓山》一九八一年元月二十日出刊的首頁標題：「為區總監產生開創新風氣，建立選賢與能的良好民主制度」，文中並申明：「本社認為李超然與林華新兩位前社長都是理想候選人，他們先後來本社參加例會，目的是提供社友了解兩位的抱負及看法，並發表高見，使得大家做個明智的選擇。」當時社長是程志新兄。隔週北區社的理事會通過票投東區社林前社長。

賄選之譏

「訪問各社時捐款社會服務基金一萬元，我們認為總比以往有人連續請客花費在吃喝上更有意義。……林前社長還引述董仲舒詩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據云要建立良好制度……，東區縱然只有三票，也要堅持選賢與能的原則與創立新風氣。」

「東區社已成立十七年，為了全區團結和諧，總監產生之議他們曾禮讓過三次。」

最資深前社長吳運權（PP Wayne）也在二月二十四日出刊的社刊中表示：「本年度李總監以其任命之代表擔任提名委員會參與提名工作，為各社所詬病，實在不智。他們所提的候選人絕不是唯一候選人。」

扶輪社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毛民初前社長：「曾聽到多方的反應，認為本次之提名，區總監未能保持超然立場，而以他所指派的代表擔任提名委員，竟以九票對一票之決議似有欠公允，造成社間之嫌隙，普受物議，深表惋惜。」

不久各社又收到總監通函：「依據東區社之再度推薦，將未被提名之該社前社長林華新加列為候選人之一，將於區年會中提付投票選舉。」

是年東區社長是陳煌祥，他有豐富的政治選舉活動經驗。票數分配情形盡在他的掌握中。分頭對游離票加強爭取，亦要求鐵票的友社協力，對反對票暗示其放棄……。銀行業、建築業等分頭聯絡。每週數度工作會報，並親帶社友訪問各友好社，贈送社會服務基金兩萬元，且協同做社會服務工作。基金來自社裡例會募集之一百萬元。

震破扶輪史的一拍

落筆至此，很懷念北區社創社社長、一九五九—一六〇年的前社長盧祺沃（PDG Andrew）。他是留美知名基督教牧師，也是地區裡極受人敬重的長者。在李傳滄總監的年會裡，他當著八百位會眾面前詢問總監程序問題，竟獲錯誤解答，遂猛拍桌面厲聲大罵台上臉色蒼白的李總監。全場鴉雀無聲，震撼一片。確是空前震破扶輪史的一拍。

年會草草結束，一週後始宣告西區社李超然高票當選。在哪裡開票？監票人是誰？票數比數若干？東區社均未被告知。竟有如此低水準的一群！夫復何言？怨言遠遠散佈至港澳各社。

當選人西區社李超然前社長是位沉默寡言的醫界人物，出身北市大稻埕之望族，茲已西歸多年，可以想像他當總監那一年，當有多難言之苦。他西歸後，在長老教會追悼會上，我坐在前排，在他遺孀身邊，良久說不出半句話。心裡想要告訴她：「超然和我這些年來從未做過敵人。」卻是勇氣不足。若干年後在教會裡聽到超然嫂彈琴，我淚水始湧出。敵對選舉也是一個寶貴的緣分。除了惜緣，更要感恩。

記得在我的年會裡，超然兄已是前總監，始終帶著微笑為我頒獎狀，時間長達半小時之久，他是年度各社績效評審主委。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

隨後上台的是一九八三—八四年香港總監雷康侯博士（PDG Lai），眾人都看到我以英語及粵語和他聊天，笑聲不斷，過從甚密。加上當年東區社社長又是一位青年才俊的銀行界主管駱錦明，勇士二字就寫在他臉上。

東區社眾人欲高喊「捲土重來」，但那氣氛已早熟。更何況區裡之「維持傳統友誼由前輩安排產生」這句話已經變成三字經的同義詞。就在這種環境氣氛下，總監產生的久積惡習變了天。

東區社此役的成本很可觀，本社裡預期籌募競選基金一百萬元，離目標不遠，均是當年社友主動捐出，香港九龍東區姐妹社與台北東南社等亦投入。事後財務主任蔡崇文結報：支出只七十三萬九千元，帳單猶存。

當年社友六十三位，均為少壯派，血氣方剛，分頭至各地奔波吶喊達一年之久，這些付出沒有白費，豈只是單純的不平之鳴而已？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年勇士只剩十七位尚在東區社嘻嘻哈哈，餘者均已移民或西歸或退社退休，「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社友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信心浮沉與迷惘

一九八一年花費了東區社社友約八十萬元競選總監費用後，竟是一身臭汗、一無所獲。豈還有顏見江東父老！

猛抬頭，預料不到的是，社裡所聽、所見皆是安慰多於鄙視或諷刺。主要策劃幹部如前社長黃美雄、蔡崇文、駱錦明、陳煌祥、榮寶全、毛祖霖、陳逸民等均無半句怨言。迄今已二十餘載，彼等尚在社裡談笑風生、嘻嘻哈哈。把這種出錢出力的事，當作酒家裡胡混一場或被太太罵一場同樣刺激。

終於，一九八三年春，正式於年會中宣佈我為下屆（一九八四—八五年度）總監，自己卻尚茫然不知所適。內心裡聽到「既然惹了這麼大的麻煩，難道要找退路？」又不敢在內人面前暴露內心的惶恐與空虛，只好到喝酒場所去一躲。半酣時突然被人搖醒。

「他們那種人才都能做，你又怕什麼？何況我們都在後面支持你！」剎那間，當年競選的勇氣再度抬頭，看到了明天要走的路，那路不是我一個人能單獨走，是群策群力。叫醒我的人乃是前社長高朝慶，二十餘年的「酒肉之交」，惜已西歸，寧不唏噓。

一九八三—八四度總監是香港紡織界鉅子——雷康侯博士，與我有同鄉之誼，也親眼看到我在公眾大場合的幽默反應。他認為本地區複雜的政治文化背景（當時港澳猶是英、葡的屬地），確實需要具有多元文化背景與親和力的演員，這些話消融了地區裡多社對東區社的冷漠。當時年

會裡有多位港澳地區老前輩在場，包括 PDG John、Peter Hall、S. H. Sung 和印度籍 PDG Hari Harilela。他們用非常外交性的辭令說：「你來香港時，我們都會很熱烈的歡迎你！」

年後我以總監身分和內人到香港，果然看到熱鬧歡迎的場面，甚為感動於其情深義重。縱然我的演講內容與當年總社社長口號脫了鉤。

輕鬆個性融化冰冷沉默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很順利地被推上總監的舞台，可說是扶輪史上的必然。且看當時台、港、澳扶輪社社會背景：

由於本地區每個社的組成文化背景不同，有英國、美國、廣東中山、潮州、葡萄牙、上海幫、老香港族、老澳門族和養馬族，使用言語與幽默感各異。八〇年代前後台港地區輪流當總監，當台灣總監到港澳訪問時，常令對方社友頗為感冒。不但言語無法打成一片，沒有活潑幽默個性，更乏西方禮節；尤有甚者，使用日語演講更令當時港澳社友反感。

八四年我以總監身分做公式訪問時，尚幸有港方前輩 PDG Peter Hall 與 PDG Philip Lai 親自多次語重心長、耳提面命，使我事先對各社內情有所了解，免於好話歹說，但仍難免也遇到冷眼相待、缺乏迎賓熱忱的情況。由於先入為主對台方總監之積久壞印象，只能一笑置之。尚幸我調皮輕鬆的個性總能強顏為歡，融化冰冷的沉默。香港慈善晚會裡跳舞、例會裡獨唱、餐會時交換幽默黃色故事，更教會眾人唱扶輪之歌，使台港扶輪氣氛煥然一新！遂有 Singing Governor 之美譽。

一九八六年，黃其光當總監，那整年他能在港澳活跳跳享受特殊的「末代皇帝」待遇（註：後因台灣地區扶輪社數超過八十社，遂與港澳區各自分家），希望他不要否認那是踏在我播種的草皮上演出的。

沒有三兩三，難扛總監職

社長有交接典禮，前後任秘書與財務有文件和數字移交，但總監卻是「自告奮勇、無聲無息」於七月初兩袖清風自己上台。從美國佛羅里達州波卡雷登（Boca Raton）受訓剛歸來，資料尚未消化，一切卻要從無中生有。不久收到總社寄來英文版扶輪資料一大批，重約五公斤。教導如何做好總監的角色，最重要的還是指導如何申請費用。（他們清楚我的交通與住宿費乃最大的支出，後來補助七千美元，也只占總監集訓實際支出的五分之一。）

細看總社資料，原來我接手的地區竟有七十五個社，台灣地區包括台北、羅東、蘇澳、新竹、基隆，還有港澳二十二個社；主要活動除了年會外，還有銀禧之夜和扶輪社成立八十週年紀念，其他活動尚包括台港兩地講習會、社長秘書聯誼會、亞洲地域會議、扶輪基金講習會、扶青團……。最恐怖的六個字是：「預算自行安排」！我的天啊！我本行只是個木匠，不是魔術師。終於深深領悟到為什麼當總監要有下列條件：

- 一、參加扶輪社七年以上的經歷（人脈關係）。
- 二、必須是前社長（受過磨練）。
- 三、身體健康（能熬夜，指扶輪社裡的工作）。

四、善於言語表達與親和力（本地區還須有英、粵語溝通能力）。

還不只於此，不能沒有願意合作的夫人和兩本可靠不會跑三點半的銀行存款簿（台幣帳戶與美金帳戶），據說單身總監較容易有銀行周轉不靈之事。

本地區生活、文化背景不單純，社友年齡層次有別，同一個場面的演講稿，表達方式得視現場情況變化而定。聽眾且都毫不客氣讓主講人知道他聽不懂而早退。

為何到港澳訪問各社竟讓我覺得毫無把握而視為畏途？連穿什麼衣服上台都茫然缺乏主見。反觀內人她卻安如泰山、談笑自若，因為她的衣服、首飾本來就購自香港，半桶水的英語、粵語反成對方歡笑的話題，頗受歡迎，真是爆出冷門。

此種茫然又畏懼的心態持續半年之久，期間用錄音方式自我訓練以英語、粵語致詞。益增自卑感。自怨無端惹來這麻煩！但翻看近年扶輪史，諸前輩除了盧祺沃（PDG Andrew）牧師之外，其餘諸總監均使用單一語言混過去，不是普通話就是日語，未曾聽過有被聽眾吐口水的。但被冷眼相待是在所難免。當然，他不會於返台後承認遭遇斷雨殘雲、長空孤雁的往事。

「你好，我來自台灣！」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和內人到美國受訓後始將信心建立，主因是受訓的環境活潑多變。酒會上我抬頭挺胸說：「真高興遇到你，是的！我是來自台灣，很好記的名字叫李卡度（Ricardo），但與那位浪漫美國明星蒙塔爾班（Ricardo Montalban）無關。這是我的內人Judy，她在銀行貸到款，這次才能跟來。」——缺乏美式幽默者，不期待他們會開口笑出來。但我心坦然地接受內人暗地裡踢來的一腳，意味「廢話何其多」！

集訓地旅館窗外就可以看到高爾夫球場，引誘力非常大，可惜始終有人監視，無法逃課，結訓後又趕搭飛機赴賭城。賭後趕回夏威夷家中時已精疲力竭，連睡三天，醒來後馬上感覺到回台北當總監的壓力。但我和內人的自信心已恢復，畢竟所看到其他四百位總監亦不過如此，也非都是郎才女貌。

猶記得報到時，接見我倆的是一位韓國職員，姓金，用英語訪問我十五分鐘之後就問：「你不會去日語組吧？」（有日語、西語、法語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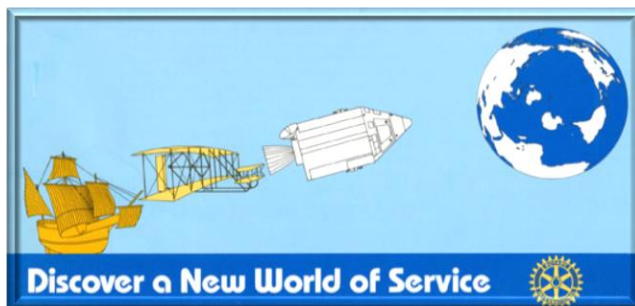
我答：「不去！我那麼英俊不像個日本人吧！」

金說：「你內人倒像個日本婦人。」

我說：「沒錯，她靜下來時像日本婦人，但她罵人時卻像美國人！」

於是我被編入英語組（其他三位台灣來的總監則編入日語組），從此後他就成為我的私人益友兼顧問，達數年之久，如今已退休返韓。可見過去來受訓的台灣社友多數參加日語組。故「來自台灣」是頗新奇的人與地。一直到九〇年代中期，黃其光與謝三連二君浮上檯面，總社才有台灣的名牌出現。至此來台訪問的或參加會議的總社社長絡繹不絕，於是有五百萬美元捐款承諾的困擾。





1984-1985 國際扶輪社長主題

康斯柯（墨西哥）：發現服務的新世界

Carlos Canseco, Rotary Club of Monterrey, Mexico: *Discover a New World of Service*

國家人權記憶庫

Taiwan Human Rights Memory Bank

撰寫者/資料來源： 陳百齡

林華新（1921-2010），男，廣東香山（今珠海市）人，又名 PDG Ricardo，筆名林申。其父林奕彰早年赴呂宋謀生，任職於《華僑商報》和中華印書館。林華新自幼在廣東香山和母親相依為命，1928 年七歲時獨自從粵渡菲依親。1940 年畢業於馬尼拉中正中學，由國府駐菲大使館保送進入國立菲律賓大學修習機械工程，1941 年因戰火中輟學業。二次大戰結束後《華僑商報》復刊，受聘擔任外電編譯兼採訪僑社新聞，並以林申為筆名撰寫專欄，曾多次臧否僑界社會不平現象，也批評國民黨駐菲單位。1948 年離開《華僑商報》創業，在馬尼拉開設雄偉印刷廠（Majestic Press Inc.），迄於被捕。1951 年被捕時 31 歲。

先前二戰日軍佔領菲律賓期間，共黨勢力因抗日迅速坐大。戰後菲國政府在舊宗主國美國支持下大力壓制共黨，當時美國中情局和菲國軍方以及國府駐菲情治單位之間，經常互通聲息，聯手打擊他們眼中的左派份子。林華新涉案正是由三國情治單位同謀下產物。

當時中菲兩國政府間曾簽署協議，約定菲國於必要時得遣配該國華裔至臺灣。1951 年 4 月間，菲律賓軍事情報局人員闖入印刷廠逮捕林華新，關押月餘後，同年 5 月 23 日由菲國派遣空軍專機將林華新和張克勤等人遣配出境。抵達臺北後送往保安司令部訊問。林華新被指控 1946 年擔任《華僑商報》記者時曾撰寫〈我左傾經過〉一文見報，又以其日記自述「因生活困苦，擬借款販賣軍火牟利」等由，軍事法庭遽以「思想有偏頗」定罪。上述論罪理由顯然過於牽強，林華新報社老長官于長庚另有說法。于多年後接受中央研究院訪談時指出，菲國移民局官員法勃禮曾私下告渠，林被逮捕係因曾為《華僑商報》翻譯羅斯福總統遺孀 Eleanor Roosevelt（1905-1962）訪問莫斯科的一篇蘇聯外電報導，讓美菲特務咬定他是「共黨分子」。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1)安潔字第0601號原先裁定林華新交付感訓3個月，簽文上呈至總統府，參軍長劉士毅建議加重為感訓1年，蔣介石總統核覆時又加重為3年。1952年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1955年自綠島轉送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同年9月15日結訓獲釋。

出獄後因政治犯身份謀生不易，最初以擺地攤維生，也曾擔任臺灣神學院助理，後為美僑學校網羅為總務長。1956年辭職自行創業，與《華僑商報》舊識兼難友鮑居東等人合夥投資經營僑大行，專以駐臺美軍為對象，銷售紀念品、禮品。嗣後因從事工程小包，逐漸轉向美軍眷舍家居配備買賣生意。1958年創辦僑大木業，專營木製家俱外銷和木材加工業，其後資產逐漸積累，也經營房地產業。林在商界站穩腳步後，開始活躍於社團。1964年加入扶輪社，擔任臺北東區扶輪社創社秘書，1970年轉任社長；1984至85年間擔任臺港澳地區總監，2008年88歲壽誕發表自傳《浮沈兩打萍》。2010年7月31日病逝於臺北，享壽90歲。

2010年9月6日林華新家屬林乃杞、林乃莉等人向補償基金會提出求償聲請，2011年2月18日經第七屆第三次董事會審核通過。2019年5月30日經促轉會公告撤銷判決處分。

懷念扶輪老頑童 - 林華新前總監

李博信(台北中山扶輪社) 2013年7月31日

時間過得真快，大家所敬愛的扶輪老前輩-林華新前總監已經去世三年多了，這三年來經常想到他的一言一行，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在他談諧的嘻笑之中，總是隱喻著一些人生的哲理，還有他那龍飛鳳舞，難以辨識的行草，他的文學底子很深厚，經常以「李卡度(Ricardo)」的筆名撰文，刊登於扶輪的書刊。

他的年紀大我二輪，算是我的父執輩，但是由於我們的生活態度和很多想法常有不謀而合之處，因此不知不覺中也建立了一層超越年齡的老少交誼，他也斷斷續續的告訴了我一些他過去的身世，我覺得他的一生很精采，很值得讓大家了解，因此一再建議他撰寫回憶錄，後來終於發行了「老頑童的因與緣-浮沉兩打萍」一書，以他的生花妙筆描述了他的一生。

我曾經在部落格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聞界的黑色記憶—從傳播媒體的墮落談起」，文中提及「1950年代的國民黨特務對於新聞界的監控，並不只限於台灣國內，甚至監控到海外僑社，較有名的案子是菲律賓華僑商報案，旅菲僑領于長城(華僑商報社長)、于長庚(總編輯)昆仲，因為他們主張海外華僑應該摒棄「落葉歸根」的過客心態，而以「落地生根」的心情與當地融合，由於此舉影響到國民黨對華僑的控制力，以及在海外的政治利益，因此與當時菲律賓的馬可仕政府聯手，將于長城、于長庚兄弟逮捕遣送台灣送審，同案被捕的尚有記者及編輯林華新、鮑居東、馬飄萍等人。于氏兄弟出獄後，即遷移美國居住，而林華新等三人出獄後，則定居台灣，汲汲經商，尤以林華新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白手起家，經營僑大家具公司，不但事業非常成功，而且允孚眾望，曾經擔任國際扶輪的地區總監.....」云云。

在那段令人無奈的專制時代，他也是一位政治受難者。雖然在綠島蹲了四年的文字獄，但是我只聽他提一些趣事，從未曾聽他有任何怨恨之言，只是偶而在他文章的字裡行間裡透露些絲許感慨。他在致友人的書簡中，曾以「悲喜千般同幻夢，古今一夢盡荒唐」感嘆他的心路歷程；以「昔人所悲、望風懷想、寧不依稀」表達了他的心境。他在居岷之時，曾主張華僑不要懷著「落葉歸根」的過客心態，而應該以「落地生根」的精神，在僑居地建造華人的社會，因而遭致牢獄之災。而在他出獄後，於舉目無親的台灣度過一段艱苦的時日之後，生活逐漸安定，也結識了很多的友人，又在夫人黃錦梅女士的激勵之下，成就了他的事業，也累積了龐大的資產。因此，他對台灣產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他在致友人函之中提到：「弟今日之所獲，均此塊土地與人民所賜。是所謂落葉歸根，別無他念...」。從他主張的「落葉生根說」到「落葉歸根論」之間的心情轉折，實耐人尋味。在他的一生中，經歷過廣東中山、美國夏威夷、菲律賓等地的飄泊生涯，直到流離台灣的艱辛歷程，最後終於生根於此，台灣成為他生命最後的家鄉，也就是從「落地生根於台灣」轉化為「落葉歸根於台灣」的另一詮釋，亦即「根留台灣」，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內心率真的情感。歷經戰後社會的重整，他年輕時在岷市的親朋好友們，也各有不同的境遇，當然也會衍生各自不同的思維，他總是輕描淡寫的說：「遭遇不同，人生哲學迥異」，畢竟他所經歷的遭遇異於常人，因此視野也更超然。

他是一位有思想的扶輪前輩，偶而會以傳真或信函寄給我一些簡短的文稿，或是他喜歡的書籍，以抒發他的感想，雖然只是短短的幾段文字，但是卻充滿了哲理。記得那是八、九年前的陳年老事，當他獲悉我辭退總監的選舉時，立即以他那慣有的行草，傳來一紙四句箴言：「百鍊而金，不虧其真；危困烈士，不失至正。」藉資慰勉，令我極為感動，至今難以或忘。

在他的回憶錄「老頑童的因與緣—浮沉雨打萍」完成的時候，他特別央人送來初稿，希望我幫他潤飾一番，使我有幸擷前拜讀原稿。但是除了少數文字用詞之外，我不敢做太多的修飾，深怕影響到原文之「李卡度」的風格；他又說我瞭解他最深，希望我能替回憶錄為文作序。因為我認為序文應該由年高德劭之士為之，以我的年齡、資歷及輩份而言，實有不宜之處，當時他默而無語。回憶錄出版之後，我發現除了他自己撰寫的自序之外，並無任何他人的序文。事後我一直很懊悔，至今仍然耿耿於懷，當時可能傷了他的心。

他是一位性情中人，記得在十年前，PDG Ricardo 曾經為了賞識一位精於鋼琴的視障兒童許哲誠，而資助其遠赴奧地利進修。目前他已經學成歸國，也特別在 PDG Ricardo 的追思會中做感恩演奏。又使我想起他當年熱心資助的歷歷往事，令人念念不忘。

生性豁達的 PDG Ricardo，晚年曾以「八十年華夢裡過，至今方覺歲蹉跎」抒發當時的心境；又在其回憶錄首頁，以「歲月蹉跎人易老，芳心猶遂曉雲愁」作為勉勵親友的箴言，其大度之雍然，不愧於名士之風。

我們也欣見其愛女林乃莉為紀念乃父而成立了華新扶輪社，黃錦梅夫人及長媳淑娟等都加入華新社。哲嗣林乃杞則克紹箕裘，加入東區扶輪社。一門六傑皆為扶輪人，何不令人稱羨。

我之與李卡度，非但是忘年之誼，也兼具亦親、亦友、亦師之情。在他逝世三周年的今天，我們不僅懷念他的幽默灑脫，更尊敬他的凜然風骨，甚至想用盡所有的形容詞來描述他留給我的感覺...。

我們敬愛的扶輪老頑童 Ricardo 前總監林華新

尹彤（台北扶輪社）2016年11月



很多扶輪前輩都喜尊稱前總監林華新 Ricardo「扶輪老頑童」，因為他在任何扶輪集會或活動中，常會說些笑話，開個玩笑，或是做個怪異動作逗笑，輕鬆快樂。

他說，扶輪是一個結交朋友，一起行善為目的的組織。高高興興相聚，快快樂樂行善，造福社會。Ricardo 說 Rotary is Fun，扶輪社是一個快樂的組織，Rotary 當初翻譯「樂他利」十分恰當。Ricardo 在扶輪集會或活動中故意扮演老頑童，製造笑料，開心大家，他認為亦是一種擴展扶輪不可或缺的潤滑劑。

有時集會中討論議題發生爭執，各方互不相讓。Ricardo 會插上幾句笑話，緩解一下緊張的場面。待大家回到融合，理性時，再行討論。結果終會把異議變成共識，議題獲得圓滿定調，合理解決。我看到很多類似場面，由他扮演開心果，調和大家心態，求得互相諒解，達成協議。Ricardo 在這方面常不太受人注意的貢獻，我心中默默敬佩。他在遇到困難險阻，總是用輕鬆的方式處理解決。在他病危時，還在病房陪兒孫打籃球。坐在床上投籃，連連不中，裝出苦澀笑臉逗笑大家，老頑童真是可敬可愛極了。

1980年345區選舉1982-83年度總監，台北東區社提名林華新 Ricardo，台北西區社提名李超然 Chao。二人都具完備資格，豐富扶輪經驗。在一次提名人介紹會中，李超然講扶輪知識，內容豐富精彩，贏得全場掌聲；林華新則講了一個極有含義的動人故事。他說，一個青年才12歲時，父母為他訂製一套西裝。他長大到18歲時仍穿著這套西裝，繃得緊緊的，實在難看。他向父母說，我已長大。這套西裝太小，穿不上了。拜託，給我做套新的，讓我穿得像樣一點。Ricardo 邊說邊裝得可憐樣子，也贏得滿堂掌聲。結果，那次選舉李超然勝選。但林華新在1982年再度提名時，無人挑戰，他穩穩當選了1984-85年度總監。是年345區在臺灣有57社，港澳有24社，社友3,566人。Ricardo 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國語、台語及廣東話，他奔走台港澳公式訪問扶輪社，口才便給，待人親切。常常講些笑話，贏得各社熱烈歡迎誠懇接待。他公式訪問，

沒有長篇大論演講。要求社友儘量發言，告知問題與困難。他即時回答如何解決，或去函 RI 查詢，尋求解答。效能快速，劍及履及，人人稱讚。他自奉甚儉，但對人十分慷慨，參與籌募社會服務經費各種活動從不後人。在香港某一社的義賣晚會上，他除了高價買下多件義賣品，一時衝動竟脫下自己外套加入義賣。全場感動，人人叫出高價搶購。致使當晚義賣特別成功，收入超過原訂目標數倍。Ricardo 此招讓台港澳社友久久難忘，成為美談。

1984 年 RI 年會在伯明罕 Birmingham 舉行，前總監李傳滄 LT 帶了臺灣 10 多位社友寶眷前往參加。林華新以總監當選人身分參加，RI 社長施克淳 Skelton 邀請他在年會中主持一個分組討論會，他是第一位臺灣社友應邀出任國際扶輪年會委員會工作，345 區港九澳社友受此鼓勵臉上有光。筆者特去出席聆聽 Ricardo 的講話，會場約 400 多人出席。承他特別介紹我與他同是來自遙遠的臺灣，我鞠躬揮手向大家致意，受到大家熱烈鼓掌歡迎，令我終生難忘。

Ricardo 在出席 1984 年國際講習會中，聽到當年全球有 89 個扶輪社因財務問題失去會員社資格。因而，在他 1984-85 總監年度一開始，就發文全地區各扶輪社要特別注意行政管理，力求減少費用。辦理社會服務要訂出預算，量力為之。他說，成功的社會服務計畫，不一定要花大量金錢。他一再要求各社做事務實，顯示了他認真嚴肅的一面。

他當選總監後，用心重溫研讀扶輪社的規章包括國際扶輪章程、國際扶輪細則、扶輪社章程與建議細則。收到 RI 寄來地區訓練手冊中指示各種訓練會的注意事項中，最後都特別註上費用都由主辦單位自理，國際扶輪不予支付 at no cost to RI。他似乎不以為然，與 RI 幕僚談話時常用這句話嘲笑 RI 只求自保，有失格調。

Ricardo 最會唱歌，他的嗓音低沉，柔和悅耳。My Way 是他最喜歡的一首，我們不論在何處一聽到這首歌曲，都會想起我們最敬愛的老頑童 Ricardo 前總監。



向 PDG Ricardo 扶輪老前輩行最敬禮

國際扶輪理事 2008-2010 謝三連 (Jackson Hsieh)

2010 年 9 月 15 日

Jackson 與在座台灣七個地區的許多前總監、扶輪夥伴、親朋好友們一樣，以懷念、不捨的心情來參加今天為紀念我們最敬愛的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所舉辦的音樂饗宴，並與各位來分享我個人的感念。

記得在 PDG Ricardo 生病期間，我與內人阿嬌曾經多次到他家中及亞東醫院探望，每次見面時，雖然他身體不是很舒服，但總是面帶笑容與我們話家常，而看到夫人 Judy 大姊，她全力

貼心的照顧，夫妻鶼鶼情深、女兒乃莉、女婿朱院長、兒媳乃杞及淑絹，更是細心照料，在醫院裡也看到祖孫一起玩氣球互動的喜樂，這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真令人羨慕。

回想我在 1991-92 年創立台北東昇扶輪社成為創社社長時，PDG Ricardo 在我們創社授證的特刊賀文中寫著，「他預言 7 年後，東昇扶輪社將產生一位地區總監」，我不曉得他的預言靈感從何得知？但果然在 7 年後，也就是 1998 年，我真的擔任了 3520 地區的第一屆總監，我太太阿嬌說，PDG Ricardo 的預言比算命的都來得準確，可以說是一位預言家。

在 1998-99 年度的總監任內，他鼓勵我一定要作一個有理想、有做為的地區總監，當時他贈送了我一個「大手牽小手」的雕塑藝術品，落款寫著 To DG Jackson, with sincere blessing, PDG Ricardo Lin 的字樣，這個大手牽小手的雕塑藝術品 10 多年來一直放在我的辦公室，昨天早上我又將它拿起來觀賞，真的感觸很多，我衷心感謝 PDG Ricardo 以長者的大手對 Jackson 的小手所作的提攜、期待與祝福；我也曾經暗自許願，我將會以我自己的小手盡力來提拔、協助需要幫忙的朋友。

從我當上地區總監時，PDG Ricardo 知道我的英文程度並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鼓勵我要學好英文，他說我們國際扶輪是一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ackson 你還年輕，要走上國際舞台，除了你本身已具備的熱忱、愛心以及服務精神外，基本語言的溝通是必要的，而且他隨時給我許多很好的建議，所以 10 多年來我也不斷的進修、加強英文程度，同時他也教導我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這種有智慧的長者對年輕人的愛戴及鼓勵，相信在座的許多扶輪社友也一定感同身受。

在我就任了 2008-10 之國際理事後，才更了解 PDG Ricardo 對 Jackson 的鞭策及期待，他說要讓台灣的扶輪運動能夠在國際扶輪舞台上發光發亮，決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達成的。從早期我們的 RI 前副社長 PRIVP Gary 在國際舞台的單打獨鬥，到現在台灣七個地區有那麼多傑出、優秀的總監、前總監、以及台灣 550 多個扶輪社社長、社友們的團結合作，群策群力，台灣的扶輪目前在亞洲自己的地帶內可以說是處於領導的地位，更在全世界的扶輪裡也佔有一席之地。昨天上午我接到 RI 之秘書長 Ed Futa 傳來給 PDG Ricardo 夫人 Judy 的慰問函，表達 RI 社長 Ray Klinginsmith 及全體理事會的理事們誠摯哀悼之意，同時感謝 PDG Ricardo 46 年來對扶輪的貢獻及付出。

PDG Ricardo 在 1964 年加入台北東區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到現在已有 46 年的扶輪社齡，而在 1984-85 年更擔任了 345 地區香港、澳門及台灣三個國家的總監，也是我們 3520 地區目前最資深的前總監，他對扶輪的熱愛、對扶輪的奉獻、以及對扶輪的關懷，這種扶輪前輩之風範、真誠、精神，會讓晚輩們永遠來懷念他。

雖然他的離去讓我們在座的親朋好友們一定感到非常不捨，但我相信 PDG Ricardo 在天之靈將會永遠保佑台北東區扶輪社運昌隆，我們 3520 地區之區務蒸蒸日上及我們全台灣七個地區的扶輪運動更加蓬勃；同時也保佑今天與會的所有親朋好友以及他的家人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扶輪基金會 AKS Foundation Circle 會員
黃錦梅前社長與老頑童林華新前總監
的趣味小故事**



撰稿人：林乃莉前總監
PDG Nellie

媽媽的字典沒有拮据

日據時代大舅為了家庭生計當了日本軍伕。年僅六歲的母親與年長她兩歲的姐姐在馬路上提著籃子賣日式饅頭。路人常常好奇母親找錢靈光的數學頭腦，為了一睹她找錢的能力，而紛紛向她買饅頭。傍晚姐妹倆總是會偷偷留一顆饅頭帶回家全家分享。

一次大舅用辛苦賺來的錢買了一把鉛筆由日本寄給媽媽，媽媽在學校則發揮「超我服務」，只要鉛筆短到只剩幾公分的小朋友她就一人送一支。回家後沒有得到表揚，反而是一頓斥責。媽媽還是理直氣壯的反駁：那些小孩很可憐，鉛筆短到只看見手指與筆頭。

近水樓台先得月

母親在荳蔻年華時候，追求他的年輕人很多，其中不乏有透天厝看似家財萬貫的富家子弟前來提親，但是外祖母卻獨愛住對街又沒什麼事業的父親。她很有智慧的對母親說我欣賞他每天上班之前一定把腳踏車洗得乾乾淨淨的習慣，這個年輕人未來必大有作為。當時父親常到外祖母家與她噓



東區社社慶扮唐明皇



支持小兒麻痺人士贊助廣青合唱團出國比賽



台北市華新社創社授證典禮，左二為時任總監的 DG Antonio

寒問暖，宛如與自己的母親對話一樣，深獲老人家厚愛。父親多次提婚總被大舅婉拒，只因他看起來就是一個窮小子。

最終父親忍不住再度登門造訪：「到底要嫁或不嫁請講清楚，別讓我跑這麼多趟！」

民國 46 年 5 月 5 日則是父母的結婚日。（有時父親總開玩笑說：5 月 5 日誤我一生），然在父親的回憶錄說道：身無分文，錦梅嫁給我是她一生最大的冒險。

婚後某一天，我的祖父突然向我父親說我們是基督徒，你的太太沒有受洗。父親面有難色，但母親悉知後說：受洗很簡單，只要到教堂頭上灑幾滴水就搞定了。

解決衝突與促進和平在媽媽的想法裡一切都很容易。父親看著多年前母親在教堂受洗的老照片若有所感的說：不受洗還好，怎麼一受洗後變成「恰查某」？

原來是小事！

當年父親在美國學校月薪美金 \$100，扣掉房租、飲食，尚有 70 美元，在家計上足足有餘。怎奈婚後四天，被國安局向校長警告父親是「思想犯」。校長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把父親開除。父親在家忍了四天才告知母親他失去工作。母親卻很樂觀的說：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事，不如我們自己開公司當老闆，不用再擔心被別人開除。

薪水事件

父母創業的第一個訂單是一位上海籍朋友在台灣標到的教會木造工程，朋友間互相信任，父親並沒有酌收訂金，卻引來工人流言蜚語認為可能拿不到薪水而不願工作，母親自信心滿滿對工人說：如果我拿到訂金，你們就好好做事，我才付薪水。

在母親與對方合理的談判，終於拿到訂金，爾後也建立了「僑大行」的名氣。

創業後因為公司的客人美國軍官為多，往往母親聽不懂英文就請客人在店面坐一下，急忙地騎著腳踏車把在工廠忙碌的父親叫回店面。最後忍無可忍，母親毅然報名學英文，此後不但沒有語言障礙。同時也奠定了母親在父親當上總監時與各國總監夫人們打成一片。

錢太多也不是這樣捐！

創業艱難，在家父的回憶錄裡寫著與母親攜手「逢山開路，逢水搭橋。」夫妻攜手一路擦汗而無怨言。共同努力下終創了一番事業。

1964年父親加入台北東區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員之一。只要父親的 IOU 與扶輪有關，媽媽完全不過問。

2009年仲夏父親病逝，在諸多前總監的鼓勵下，以父親之名創設台北市華新扶輪社。母親也成為創社社員之一。甫創華新社時，母親只說：「扶輪社很簡單，重點是要捐錢助人。」當年毫不吝嗇捐了一筆金額不少的年度基金。PDG Frederick 馬上打電話告知母親：



芝加哥總部基金會捐獻名人堂

錢太多也不是這樣捐，一定要有計畫。年度基金固然重要，但是捐贈在永久基金上更能保證地區每一年都有收入，孳息大約 4% 起跳，最高曾經 9%，以孳息（亦稱為投資收入）贊助全球獎助金，在募款上輕鬆許多。

2011年前往芝加哥，個人冠父母之名成為 AKS 成員。看見父母的照片在芝加哥總部的牆上，由衷感受母親對父親的思念與扶輪基金會的貢獻。

2022年，母親問我是否願意成為 AKS 百萬捐獻，個人看法一切都是她的功勞，不如用 Judy Huang and Ricardo Lynn 的名字成為 AKS Foundation Circle。2024年六月在新加坡國際年會時，目睹 Trustee Chair PRIP Barry Rassin 與 RI 社長 Gordon McNally 在台上表揚母親，此榮殊實至名歸，亦是我們後代子孫最好的榜樣。



TRF Chair Barry、PP Judy、PDG Nellie

何必與我有一樣的磨練？

今年八月陪同母親到南法河輪十日遊，難得母女有機會獨處聊天，母親的一席話：我曾經辛苦過，窮苦的人沒有必要與我有一樣的磨難，能幫助他們就是我的快樂。

母親年幼的時候曾經目睹自己的幼弟因為醫療缺乏而夭折，於是決定將自己的永久基金指定在疾病預防與

治療。在根除小兒麻痺症也不手軟慷慨捐贈。甫自 COVID-19 橫掃全球，華新社參與全球獎助金高達 14 件。細數這些全球獎助金的服務地點剛好把地球繞一圈，每個案件都有母親善良的腳印。她很高興自己的捐獻幫助了哥倫比亞根除瘧疾，委內瑞拉醫院醫療器材，印度、泰國、尼泊爾醫院所需要的 COVID-19 醫療器



母女南法之旅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受表揚

2023-24 年度 DG Benison、PDG Tony、PP Judy

材，非洲馬拉威醫院，烏干達洗腎中心以及肯亞 5 所小學水資源等等。

此外，最大的收穫即是國際友誼，許多國際社友總是問何時拜訪他們的國家，不要住旅館，要到他們家來作客。

回想父親擔任總監的時候 (1984-85) 當年的年度主題：「發現新的服務世界」Discover a new world of service。當時港台澳被劃歸為 345 地區。父親做總監公式訪問時，基於多年來的語言障礙，香港與澳門扶輪社友出席人數甚少，父親抱著即使台下只有一個聽眾，他仍然堅持他的演講一字不漏。語言能力上父親佔有最大優勢，因為廣東話與英文完全難不倒他。講台下由寥寥無幾的聽眾，慢慢變成高朋滿座，尤其父親的幽默，印象中父親很跳通，完全不遵守扶輪禮儀，一上台就用廣東話說：「各位男生女生大家好！」換得台下一陣笑聲，更拉攏 345 地區友誼。也因此奠定下香港與台灣合作全球獎助金時雙方都毫不猶豫互相支持。

頑童歷險記的啟示

童年父親給我一本最大的小說就是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湯姆被罰刷籬笆，鄰居小孩站在湯姆後面竊笑與觀望一個被處罰的孩子刷籬笆，然而聰明的湯姆總是刷三兩下，然後往後站慢慢欣賞自己的「畫作」，此舉卻引來鄰居小孩紛紛回家拿油漆與刷子一起刷籬笆。馬克吐溫筆下的湯姆在扶輪社裡比比皆是，每一位領導人必須在服務上以身作則且樂在其中才能吸引社友的加入。偶有人問何謂扶輪四大考驗？父親淡淡的回答：把那四句貼在結婚證書上你就知道了！

準時是扶輪人的風範

女為悅己者容，每次扶輪聚會，母親總是精心打扮，父親用著讚賞的口吻說：That's Beautiful。夫妻倆從來不遲到，而父親對我們的要求也一樣，只要聽到他如同軍令說：「出

發了！」連滾帶爬也要趕上，否則自己坐計程車。一次與父母參加台北市東區扶輪社社慶，一聽到出發了三個字馬上緊跟在父親背後，突然間聽到一個響屁，忍不住嘀咕：走就走又何必放屁？父親頭也不回：「增加速度！」

有父母的風範個人也學習任何扶輪聚會一定要準時，一次參加社慶，陰錯陽差忘了寫日期，秘書長打電話來在下正在做飯，鍋鏟一扔馬上趕到。上台的第一句：「遲到就是遲到沒有任何理由，多說僅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在下IOU加碼！」台下一陣掌聲，賓主盡歡。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父親生前常說，加入扶輪社只不過是學做君子罷了，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我的母親常常直言不諱，期勉自己及社友不要曾經擔任某些職位，而覺得「官位大」。智者求其實，愚者求其名。台灣扶輪社友匿名巨額捐款不勝



全家福



PP Judy 援助 400 多位尼泊爾大地震孤兒

枚舉，個人最大的感動，往往是為了全球獎助金募款，匿名巨額捐贈的扶輪長輩：還差那麼些何必到處募款，差額我全部補上！在下深深一鞠躬：「謝主隆恩。」

母親也有同樣的精神：全球獎助金募款時間迫在眉梢，不要拖拖拉拉，差多少我補即可，天下沒有困難事！



母女與 RIP Stephanie Urchick